易通

周易正解卷之二　　易通四

上元程廷祚著

上經下

☷☳ 坤下震上

謙則无怨无惡樂之至也故繼之以豫

豫利建侯行師

豫樂也樂不貴乎獨而貴乎同能與人同樂則建侯而天下畢從行師而衆人用命矣

傳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謙者剛止乎下豫者剛動乎上剛動乎上以順之應于下也剛天德也待順之應而後動則合萬物之志以爲志而樂以天下矣故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也時未至而求豫者非順也本未立而求豫者非順也順而後動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亦不能外彼得乎百姓之志而爲君得乎三軍之志而

爲帥理之固然矣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代明而不忒其度四時錯行而不違其序聖人以順動則從欲以治而民協于中豫之時義豈不大哉故君子貴乎樂以天下也

初六鳴豫凶

居爻位之初處暗體之下而急于求樂鳴之爲言欲動情勝不能自已也由是則凡可以得樂者而无不爲矣豈不凶乎

傳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者求之深切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以理自守凡天下可樂之境最易以移人而獨介于石焉又最易以留人而去之不終日焉非自有其樂而外物不以嬰其心者未足以語此若是則无所處而不善矣其吉爲何如哉二順乎理初與三所順者境而已

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已未能有其樂而旁覷乎他人則賤之至矣時未能有其樂而懸想于後日則勞之甚矣盱曰悔遲曰有悔者盱之悔速而遲之悔稍緩也盱望覥也遲待也四在上能與天下以樂三喈劣而有希望于四之意

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未足以自樂而馳慕乎外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純剛之德操致和之本故曰由豫所取者在德之可樂而不在事之可樂在人之同樂而不

在已之獨樂以此動而有爲大有得矣勿疑朋盍簪言當此之時得道者多助而天下順之豈猶疑其未濟乎理之必然也勿疑者言此乃正彖辭所謂利建侯行師者也

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者所謂合天下之志以爲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既爲物之所移而流連以成痼疾又爲境之所留而迷悟相爲展轉恒不死常人之情曷足貴乎

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者言六五所居上乎剛而與天德不相見故昧于宴安之鴆毒也中未亡者言六五所居又適當天德之位而是非之明有未絕者中天德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處豫之終樂而忘反惑亦甚矣然其樂必无久長之理其或翻然知所變計則猶可以補過也

傳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一陽五陰之卦其主之者必一陽也既曰主矣猶必泥于陽爻而在五位如比卦者方得謂之

君道豈不過乎故嘗定師之九二當以君道論且不獨此也即謙之九三豫之九四亦不必泥為人臣之事何則經自據卦之體爻之德而言其道之當然臣固有之君亦未嘗不可也

䷐ 震下兌上

順以動者必為人之所從故繼之以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者從也陽德物之所從動而人莫不說故曰元亨而利于貞者動必以正則動非妄動說非妄說而无咎也

傳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隨時之時一作之）

物之所從其必由順以動乎何則順以動則動而說也隨之爲卦以震承兌剛來而下柔有長人之德而不難于自屈君子之道莫可說于此矣動而有爲其不足以致天下之說乎然隨之爲言不易矣隨于人者必已有可隨之德而後動非妄動隨人者必人有可隨之實而後說非妄說夫動非妄動說非妄說所謂正也君子所以免于違道干譽之咎者此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之爲義

大矣豈易言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常也初九在下未爲物之所隨隨主在後而言而常自變更以從乎正吉之道也門者所當由之路出門交者以正交正必爲物之所樂從而不患其无功矣

傳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者言初九非徙變乃變而從正也不失者不失其正也非正則不得謂之隨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不審所從而舍大以就小其无能爲可知矣曷足道乎陰者從陽之物初在後而不及隨故曰失丈夫三在前而隨之故曰係小子

傳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弗兼與者言所就者小則所失者必大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審于取舍而所從者大故爲求而有得之象然取與之間君子之所不敢苟也有求而恣其所欲不若居貞而從吾所好矣六三四在前而隨之故曰係丈夫二在後

而舍之故曰失小子

傳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舍下者謂三志在于從陽以二爲不足與而决然舍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隨而有獲夫獲者以利言也苟有獲之是隨雖无害于正而亦凶四隨五非不正因剛不當惟位而居說體故有此象衷之于道義處之以明哲則免于計功謀利之私而无咎也

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功猶事也明功者言當以明從事而不可以苟爲隨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剛居中正有隨時之德而天下隨之嘉者說也言中心說而誠服大則謳歌獄訟之歸小則後先疏附之集皆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吉

傳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隨之至而說之極王者之于天命知其易去而難留不可不盡其道以維係之西山之亨有天下者致其精誠以受天命者也西山上六至高之象

傳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者言維係至于天命乃窮極而无以復加之事精微之至者也

䷑巽下艮上

隨不可以苟安故繼之以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修其事也說見後事修則天下可以長治故元亨利涉大川言有其事者蹈險以求濟可也甲者數之首也事之初定也先甲三日先事而預防後甲三日旣事而補救如此則可以无事矣有事者非聖人之所得已也

傳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下不可以爲无事蠱之爲言事也其卦以艮乘

巽艮物之成始而成終者也巽柔皆順乎剛者也用巽之柔以得乎事之理用艮之剛以要乎事之成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之所以元亨也蠱元亨而天下治天下之事于是乎定矣雖然治天下之事易使天下无事難使天下无事者不在于事而在于事之先後利涉大川方其有事則往而治之耳先甲而預防後甲而補救如是而求天下之有事不可得矣何則治亂之相爲終始乃天道之自然君子明于天道而不能使天下无事豈理也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父謂前人也天下之事皆前人之所遺也初六在下未有任事之責而能守先王之道以古人之心爲心猶人子而以其父之心爲心者先業可以弗墜而考无咎矣然古今升降之際道之絕續係焉亦危事也苟有是心其終必吉也已

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承考者謂雖未履其事而繼述之心則无戻于前人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母之蠱謂治門内之事也門内之治順以合道乃爲得之二居巽體之中正得其宜不可貞言不可以執一而无權也

傳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剛躁之才居過中之位不能信其所爲之盡善也然猶未離乎巽順之道故曰小有悔而无大咎

傳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經言无大咎而傳言終无咎者蓋能以巽順從事自不至于隳其先業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狃于前人之餘緒而玩愒爲心无綢繆未雨之意雖一時未有他患而弊生害伏能免于將來之吝乎居艮體之下故

傳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守前人之成而益修其德以安天下安也以靜止之體而適遇可以无爲之時者也

傳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之以德所由與好大喜功者異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超然于事之外而居仁由義自尚其志以爲事聖賢之本務也不復曰蠱而直曰事者事功有壞而道德无壞也

傳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之與意意隱而志顯也

序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又曰蠱者事也可見蠱以訓事為正事而曰蠱者天下有事則有壞塵方揃而旋積垢已拭而即停治蠱而謂之蠱猶已亂而謂之亂也然則蠱不可直以壞訓矣至此卦成于巽艮二體正欲用巽之從剛艮之成物以為濟事之本蠱之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詳觀彖傳文義其理自明王氏但言不競爭程傳但言止于巽順義皆未確朱子力主剛上柔下巽而止為致蠱之由蓋從有見于卦名為蠱壞之蠱而不察彖傳之文義且不知剛上柔下易中未有其言其不美者巽入艮止亦未有言其不美者還就經義以合巳說非所敢附和也

䷒

兌下坤上

有事者莫大于長其天德故繼之以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者光足以照之謂陽盛則不止于光之足照卦僅二陽是以謂之臨也陽于物无不統今已達于地上是以謂之臨也剛浸而長故元亨長必有消故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以觀卦反對言之凡歷八爻則二陽之長變爲二陽之消矣可不謹哉

傳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者剛之浸長其爲卦二陽自下而起彌乎川澤兌布乎原陸坤以達于无窮之境說而順莫之能禦也剛中而應若或助之也其機如此羣陰之化于陽不難矣亨之大者也大亨而猶必以正者聖人觀于天道而知之矣何則至于八月有凶剛雖浸長而消亦不期而致長固天道消亦天道也觀于天道則聖人惕然矣

初九咸臨貞吉

咸者感也物之所說而可感者莫如陽德初九陽

德雖若甚微而已與萬物有相感之實故曰咸臨
然不可以少有所感而遂以自足也故能守其正
則吉

傳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者言當志于行正、勉而進之之辭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亦曰咸臨剛浸而長其所感者尤大且長則
不可以已矣故曰吉无不利

傳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者已然之分也未順命者明其爲浸長之剛而非已然之所能限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六三內實不足而違道以干民譽一時雖以爲美无攸利也至于說極憂生而自知其過然後可以无咎

傳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者言其德不足以臨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猶言誠懇也夫苟非其德足以有臨其次莫若將之以誠切懇到則物之處其下者有時而心服矣故无咎

傳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柔中有明覺之用而藏于內（坤主收藏以故居外卦之中）爲知臨大君之宜大君以不用其知而後无過舉者也吉之道也

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天德也行中之謂不用知而用天德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積順之至以臨天下則萬物皆在所愛之中而无傾危遐棄之患謂之敦臨吉而无咎者也五之知臨知也上之敦臨仁也

傳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于內言舉念惟在民物而不以天下爲外故爲敦臨之吉也

䷓ 坤下巽上 觀

消長道之相因長則必消故繼之以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本陽消之卦然猶居中正足係天下之觀瞻故謂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以齋明之體致愛慤之忱而天下仰而化之君子可不修其敬德以持將頹之運乎

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剛之長也而謂之曰臨爲其足以臨也自我之辭也陽之消也而謂之曰觀以其猶可觀也自彼之辭也自彼是我將不得爲政也然不曰大觀在上乎順而巽天德尚存天命未改也中正所謂大觀也中正以觀天下所謂大觀在上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可觀者在我觀而化者在彼也夫大觀在上而觀而化者在下百姓至愚而至神者也聖人亦示之以神道而已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不言而信者天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不

怒而威者神也神道者天德之中正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曲藝小道皆有可觀而致遠則泥謂之童觀能安于下位而甘小知之受斯可以无咎矣若君子操大人之事將以道濟天下而亦爲之豈不吝乎

傳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二闚觀隱巳之情以覘人于微非理之正卽使有之亦巾幗也豈光明正大之事乎

傳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中立于羣闇之際而徘徊觀望視陽德之盛衰以爲進退其无實有從陽之心亦可見矣

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雖觀望而背陽之迹未著故曰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柔進而附于剛矣曰觀國之光引而近之也曰利用賓于王觀已至此不與其退而自爲也聖人所

以勉初附之柔爻爲巽初故也者如此。

傳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猶貴也言六四之觀以不違乎王而貴者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剛居中正雖運移于天助寡于下而能正一身以爲儀刑之本我生猶言我身也則四方之綱紀可自是而勿壞矣君子其思所以免于咎乎。

傳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者觀我之身乃所以使民有可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雖立于无位之地而其身已爲道之所屬天下于此矜式焉而可忽諸進德修業而无務乎其外此君子之所以无咎也

傳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者儆于自治而不敢有即安之心也

觀本陽消之卦以九猶居五故取義于觀瞻而不言陰盛然陽而僅足以觀此猶東周之稱共主天下奉之以虛名而已程傳謂修德行政爲民瞻仰是无異于盛陽矣玩五上二爻之辭自知其誤

陽消則物之間阻者多不可无以勝之故繼之以噬嗑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亨者物之爲我間也惟能勝而去之則亨獄者禁暴止邪所以去物之間而納天下于至善也

上曰噬下曰嗑

傳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之有物也天下之有未化者也噬嗑而易言亨乎而有所以亨者其爲卦內震而外離剛柔分動而明各著其能也雷電合而章相濟爲用也柔得中而上行光明而位乎尊也震剛也而在下離柔也而在上非剛柔之正理也獨不曰柔得中乎柔而得中則能自見其天德以與天下相見大畏民志无情者不能盡其辭其必以是也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在下方動于惡閑之于此則不至于蔓延故爲屨校滅趾之象而无咎

傳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惡必有所自起噬膚而至于滅鼻者由淺及深以窮其所起之端而不使之復萌也則用獄之道得矣故无咎

傳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則不知有天德而動于惡矣六二至于滅鼻

而後已者所以使人知有天德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治已成之惡而力不足以勝之故爲噬有骨之乾肉而遇其毒之象然其人之惡亦必自此而少殺故雖小吝而无咎也

傳曰遇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動極而輕進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胏堅韌之物噬之不易四雖懷陽德而阻于衆

陰之中其用未顯猶以金爲矢雖有及遠之用而不足以發也惟能固守其正則不爲物之所累而吉矣

傳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初交離體故未光顯而非用獄之利器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得中以天德之明照臨庶物物之爲吾間者亦各輸其誠而不容已噬乾肉得黃金所治无堅獄矣而猶曰貞厲无咎者治獄而得其情未可謂

制治清濁之源也

傳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明不可恃惟守正而不敢肆乃爲得理之當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惡積罪大獄成而刑具故爲何校滅耳之象其凶宜矣

傳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言罪大之人不聞善惡之辨本无所用其聰也

䷕ 離下艮上

噬嗑以求天下之情情有未見而飾生焉故繼之以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者飾也本立而加之以文故亨文勝于質則有害于道之本然故小利有攸往

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舉正謂下有剛柔交錯四字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噬嗑刑之事也賁禮之事也救刑者舍禮其何以

哉此賁之所以亨也內之離體本剛也而二則柔矣故曰柔來而文剛外之艮體本柔也而上則剛矣故曰分剛上而文柔賁者飾也有其本而後可加焉者也可加焉而不可過焉者也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本也此有其本而後加焉者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柔爲本也此加焉而不可過焉者也故小利有攸往君子觀于內而得文質之中焉觀于外而知其所止焉賁人道之至文者也由是觀之剛柔交錯天文成焉文明以止人文成焉

觀乎天文則日月代而四時序可以察時變矣觀乎人文則禮不厭而樂不淫可以化成天下矣賁之義其可忽乎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在下而所以行者也舍車而徒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其所行之不苟如此賁亦大矣

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禮由義起故義不可乘則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須後起而附于元首以成飾飾之自然而不可无者也如是則无厭乎其飾矣

傳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與上興者言須因元首而作非强飾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處離明之極盡飾之道潤澤有加非不美也然循而行之能无文勝之慮乎惟固守其正乃可以言吉矣

傳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猶勝也終莫之陵言九三能固守其正則文終不得而勝之是以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當文勝之時力存矯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樸畧急遽殆忘乎其爲飾矣然文勝者心未可知忘乎其飾而以誠相與此非以爲害而中心相好者也何足過乎

傳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時方尚文而已獨崇質當位疑者疑其當此位而

不合于時宜也而六四則終无尤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于丘園獨遠城市之紛華束帛戔戔不尚禮文之繁縟固陋之譏實所未免吝也然俗以奢倣道以儉存飾之不盛其終則吉矣

傳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有喜者言敦本尚實可免于後患也

上九白賁无咎

太素獨存无飾可見故曰白賁然天下之物有本

而後有文。上雖无文。而本在。又何咎乎。

傳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得志。言上之用心。惟在于存誠也。

內卦離本剛體柔來而文其中爻外卦艮本柔體剛分而文其體上爻此皆據成卦之象而言非其固有則謂之來不必言來自外卦亦不必言來自坤也由此而去則謂之分不必言分自內卦亦不必言分自乾也自荀虞諸先儒求柔來剛上之義而不得始謂泰變爲賁初无義理後來以剛柔專主乾坤稍爲近正至本義又爲自損與既濟而來之說未免失于支離矣

坤下
艮上

卦之有噬嗑也。天下之情。其匿于內乎。之有賁也。

天下之事其飾于外乎匿于內而飾于外出乎禮者入乎刑人道于是乎窮君子所以治天下者亦于是乎盡矣故繼之以剝

剝不利有攸往

剝傷也盡也陽傷于陰而幾盡也宜用靜而不宜用作故不利有攸往

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者剝也陽之衰也陽之衰而至于剝尚可言哉

夫道之污隆剛柔之進退而已矣剛進則柔化而爲剛柔進則剛變而爲柔剝者柔變剛也柔日進而剛日退也至此則柔不可以更進矣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剛不可以更退矣順而止之觀象也一陽在上厥象可觀坤順于內有餘敬焉艮止于外有餘愛焉順而止之係天下之未絕也夫剛柔之際消必息盈必虛天運之自然也故君子慮柔之變剛而道之將壞內省諸身外觀諸世而重此至亟也尚猶亟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害陽積而至剝非一朝一夕之故斯時陽之室廬已亡所託僅一牀耳剝牀以足傷雖在下而危實及上其害于陽如此凶可知矣

傳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牀以辨與剝足者雖有輕重之分而陽之被害則一故蔑貞之凶同于初焉

傳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助也六二不爲初之剝足又不爲四之剝膚形跡未著而其有害于陽則與初與四无以異也非有助陽之心者也

六三剝之无咎或云本无之字

剝之者陰自剝也三雖欲害陽而氷以薄而先解霜以朝而自晞其无害于陽正所以全其爲陰也故无咎坤卦在剝不順乎理而順乎時其凶爲甚三雖同類而獨見止于外故自剝也

傳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者不與羣陰同其類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以膚噬亦甚矣初與二言蔑貞凶而四直言凶者淺深之辭也

傳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剝雖極而民止之且居柔中之位故能率其類以盡陰職有從陽之美而无害陽之心其善于自處如此則无往而不利

傳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果不食物之所本以生者不可得而絕也君子得輿宜爲人之所奉若小人之剝廬則失其所庇而終于不能自存矣

傳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民所載者言民不可以无所載若有君子而不之載將不得爲小人而終于不可用矣

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夫易之吉凶視乎理之順逆而已凡所謂凶皆小人而逆理者也若君子則雖處剝之世不過順時而止何凶之有

節有時而爲比干之死箕子之囚亦未嘗有幾微之不順于理而可以謂之不吉也觀此卦初二兩爻皆言蔑貞凶又六五以宮人寵則无不利而上九又有小人剝廬之象可見天下无凶則已有必小人當之也朱子之說誤矣

䷗ 震下坤上

天德不可窮故繼之以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亨陽反故亨出入无疾動靜皆宜也朋來无咎來者皆化爲陽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陽之反

而復于其道毋以七日爲度未嘗遠也復則不與其復而已也故利有攸往

傳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大哉剝復之際乎剛窮于上不得不反乎下復則亨矣剛反則能動矣操生物之原而裕能動之機動而以順行矣復之伊始非一于動者也而剛既爲我有則動可也不動亦可也故曰出入无疾剛

物之主也而我已能復則物情之所樂與也故曰朋來无咎夫卦至剝入于純陰而无剛之可見矣剛不可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然而反復其道若默識而弗忘七日來復不待期而自至天行之昭昭者然也剛反則能進而有爲其利有攸往又可知也由前而觀柔之變也由後而觀剛之長也大哉剝復之際其見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德不遠于人人于本心之失能卽覺之而无使

再蹈于悔如日月之食而有更本體之明无少蔽
虧其吉之大爲何如乎故聖學之要莫先于存其
心不遠之復是也

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存心所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得天德而依之如行者之歸勞者之息而无
他適之心焉謂之休復事未有吉于此者

傳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即剛也心依于剛所謂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居動體之極復而至于頻則其去之也亦數矣而猶幸其知復也其頻也可危其復也无咎矣

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處五陰之中行昏闇之地其去天德宜若遠矣而能憬然獨還其本心此人之所難也

傳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仁之爲言近而親道之爲言遠而大一而已矣

六五敦復无悔

敦有厚累附益之意所以固其天德也夫復焉而不固則悔有時而及之矣六五豈有悔乎

傳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中天德也中以自考猶言温故知新日就月將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迷復如重雲密霧不見日月其凶甚矣而猶

殘民以逞至于師覆君辱久而不振所謂違天必有大咎者其上六之謂乎

傳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剛君道也上六不知有剛故反其君道也

俞石澗曰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無乎不在聖人于剝反為復靜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非謂惟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為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為天地之心亦非也延非拔天地之心不已者也自其不涉于形象有靜之名自其流行于物變有動之名動靜雖殊無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論復之為卦一陽處乎極下而動體已萌以是為天地之心程子之說其近之矣然此一陽本無聲臭之可尋則輔嗣之所謂動息靜

中者。亦未爲失也。兩家各執其是。不无見仁見智之弊。當以石澗之論析衷之。夫知其无乎不在。則剝之碩果不食。亦可以見天地之心。豈惟復哉。而聖人獨于復言之者。恐人致疑于剝復之閒。而謂其有幾微之或息也。非欲以動靜言也。

䷘ 震下乾上

復而後見天地之心。故繼之以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天之剛德。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以其動而不離于天。故大亨而利于正。匪正者。恃其剛也。恃其剛則悖天逆人。故不利有攸往。

傳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也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內之震分體于外之乾出者入之義莫著于此矣剛既爲主于內是天之心爲主于人之心也動而健震之用即乾之用也剛中而應人之心與天之心无間也天以无妄而成萬化无妄既在于我則大亨以正天命之

矣險阻无弗通也感發无不當也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既曰无妄宜无不正矣經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也夫无妄者以剛爲主而非以剛爲用者也體剛于內而非恃剛于外者也若恃剛而用剛則自以爲无妄而實妄矣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違天之命者天安得而私之也君子亦養其剛中以善承天命而已矣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天心之初動所謂无妄者惟在于此天以此而立人我以此而自立往吉順之則吉也

傳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志者心之主也天命在人求而得之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是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不耕穫不菑畬言无妄者人之易知簡能非作而致之也人能順其自然直養无害則取之无窮用之不竭有攸往而利矣初九之往言往而求无妄也六二之往言順乎无妄

則可以有所往也

傳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天德之用本自豐足不待借資于外故曰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找其无妄以動于妄而以外物爲足恃爲或繫之牛之象夫牛之爲物雖足以引重致遠而非吾之所固有也馳于外者必害其内行人之得非邑人之災乎

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善用其健固守夫本心之良而无誘于外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无咎之道也

傳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純剛之德已深入于心體纏固而不可解所謂无妄之疾也藥所以攻疾无妄之疾而可攻乎故曰勿藥有喜言人有作爲則害其天命之本然

矣。无妄之疾如所謂烟霞痼疾之疾

傳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无妄行宜句）

上九以无妄爲行恃其剛而用之則非天德之正而干時忤物其害多矣无攸利言剛不可恃也

傳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剛至于上雖乾道之純猶以爲亢而況以无妄爲行者乎故曰窮之災也

䷙ 乾下艮上

能見天地之心則不可不全其心之天德故繼之以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者止而聚也大畜言人能使心之天德止而不流聚而不散則所畜者大利貞者利于從正也乾不自用而用艮故曰不家食吉用艮所以盡乾之大故曰利涉大川

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子所以全其天德者其道何在剛健莫乾若也
篤實而輝光莫艮若也艮傳曰其道光明謙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則輝光屬艮明矣二者合而我之德乃以日新大畜之謂也然
豈易言哉夫乾者健之至而動之極也苟无以制
之則縱橫放逸心雖在而實亡矣剛上而尚賢乾
不自用而聽乎艮以其能止健也非止健无以見
艮非艮无以止健能止健之謂大正也乾不自止
而以艮爲止者尊艮之能止健故曰不家食吉養
賢也養猶奉也艮能止乾則艮之所止大矣且艮之所

止无往非乾矣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不家食者乾之所以爲乾也應乎天者艮之所以爲艮也合而言之君子之日新其德者其必由此也夫

初九有厲利已

剛體初爻動而難定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可危之甚者也道在有以止之閑邪存誠之謂也

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犯災者不以道心陷于人心之危也

九二輿説輹

輿本行地之物而説其輻止之暫者也其止則暫其所存則大日月至焉之類也

傳曰輿説輻中无尤也

尤過也能以天德存之于中雖暫而亦无所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三剛之極健之至良馬逐放之則易制之實難也利艱貞不可任其放也曰閑輿衛嚴其防以制之也利有攸往往而止乎艮所謂不家食者此也

傳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自是徃而合志于艮故曰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止天心于未放之時牛之童而早牿焉其維持于未觸之先者至矣而猶慮其縱于外乎斯吉之大者也

傳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者蓋橫暴馳突之意牙埋雅以爲以杙繫豕是也說本項氏平菴六五止天心于既放之後豕雖壯而難

制而有枝以縶之則心固即此而在矣不亦吉乎

傳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四止于未放其功大五止于既放其事難喜之于

慶喜驟而慶綏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其大无所不通吾心之剛與天德之健

合而爲一故曰何天之衢大畜之道至是而後亨

所謂利涉大川者此也

傳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者乾。道于是乎大行。心德之所以全也。

序卦皆取反對、如小畜與履對、大畜與无妄對、皆有實義不可假借先儒往往以大畜與小畜相提而並論故有小畜以小畜大大畜以大畜小之說徒見卦名之偶爾相似而不知其取義之懸絕也大畜无妄之所以相對者无妄言心大畜言學心受之天學成于人聖人之學固守其心之天德而擴充之焉耳人之有心放失甚易大畜內乾外艮有止而聚之之象彖辭不家食吉言乾不自用而受艮之止也利涉大川言艮能止乾而所止者大也斯卦之用重在艮象辭傳之尚賢養賢皆指艮而言乾能聽命于艮故曰尚曰養養猶言奉也不家食舊說以爲食祿于朝果爾則所謂告屬賢者乎屬養賢者乎且彖辭既有此義不宜六爻之中无一與此應者而惟見受止于艮之義此學者所當詳審而求其當也

震下艮上

萬物待養于陽大畜陽德盛矣故繼之以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貞吉養人與自養皆得其正則吉觀頤在上而養人也自求口實在下而自養也

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動而止于其分則吉也在上

盡所以養人而觀人之得口實曰觀頤在下思所以自養而求己之得口實曰自求口實如此則上下之分定而養之理正矣在上无以養人在下无以自養此凶禍之所由起而常至于不可救者也頤之爲卦其內體陽在下而无用震又主動動故不安其分而自養之正理失矣凶之甚者也其外體艮以成物之德使天下之待養者皆止于是而不動則養人之正理得矣吉之大者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自養而亦曰觀者

君子所以重責夫養正也至賾者萬物天地之所養也至衆者萬民聖人養賢以養之者也大哉養正之道其惟頤乎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不待食于人而有以自養陽之況也初九以陽處極下不肯自養有舍爾靈龜之象而斜睨諸陰有觀我朶頤之象可謂動之不正而失其所以貴矣不亦凶乎

傳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處下體而好動至于无以自養顛頤此非道之常也拂經使遂不能自立而別求高明以自託于丘頤則厮養傭作之流而已以是行之必爲人之所賤而凶及之矣

傳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行失類者其所行入于非類是以爲顛頤拂經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拂頤動極而妄自廢其生理者也既不足以

自養而人亦不屑養之其凶甚矣故時窮數極而終于无所用亦何利之有焉

傳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人道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顛頤不以居上而安于其奉吉之道也而又有養人之心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以人之得其所養爲己之深嗜篤好（韓文有云凡爲去害與利若嗜欲即此意）蓋位雖不極而心則有餘者也可以无咎矣

傳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之不自奉乃所以光大其施以盡居上之道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處養人之尊位拂經云者言此乃非常之地也誠知其道之不在于已而固求陽德以奉之則得其正而吉未可自用其陰柔以蹈于天下之至險也

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順以從居上之道也是之謂居貞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成物之德位于至上天下之大皆于是乎待養焉故曰由頤而危以持之則吉利涉大川其所施者博而所濟者衆也

傳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陽德失其所養則衰故繼之以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大者失其所託故曰大過棟橈室无主而將傾也當此之際宜舍舊以圖其新故利有攸往乃亨

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爲卦兩陰位乎上下而四陽處乎中上靡下爛中則枯槁大者過也言大者失其所託而將至于不可爲也陽于物爲棟焉上靡下爛本末弱矣中則枯槁棟將傾矣斯其時尚可爲乎雖然无

不可爲也剛之過而猶在于中德未衰也內巽以入而外說以行用相成也執斯道也以往而何不可亨之有故多難者國之固也阽危者賢聖之驅除也大過之時大矣哉弗可失也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處傷敗未形之時而防患未然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能以戒慎生其心如此則天下之禍亂何自而起乎故曰无咎

傳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在下者謂巽之初能順乎剛知有天德而不敢放其心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所處尚非危地枯楊生梯時過而猶有可爲也然必得外助之至則无不利矣

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相與猶言相成也過以相與言本不相當而有相成之義

九三棟橈凶

九三正屬棟位而當朽壞之地无持久之力巽極而躁

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其凶甚矣

傳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不可以有輔者言九三之可危不若九二之猶可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亦屬棟位而所處加高矣在下之蠹蝕不得而驟及之故曰棟隆吉然而終非即安之所可說之地也一旦而棟失其所以隆則求免于吝得乎

傳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橈乎下則棟失其隆有它而吝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生華得偶自以爲可說而不知數盡理窮銷亡在于旦夕无咎无譽者其得失不足論也二與五皆曰枯楊楊者陽也近乎初上之二陰而先及于剝爛故曰枯楊

傳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非才據高位不知時之不可爲猶不知水

之淺深而褰裳以涉也滅頂之凶其所自取不足咎矣

傳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猶言既往不咎也

大過與小過本非對待先儒每每以之並論非也且二過字亦有辨小過乃經過相過之過大過則過失過誤之過彖取象于棟橈明明有大廈將傾之意而本義反謂四陽過盛殆不可從伊川以大過爲事之大過于常者與孔穎達過越常理之說正同尤爲可疑大本指陽而言若以爲大事則象辭傳何以不曰大事過而曰大者過乎且事雖有大小之殊而聖人時措之宜惟一而已今日孰爲常事孰爲非常之事後世必有藉口于禪讓征伐以行其私而自命爲大

過者豈非解

經者啓之乎

☵ 坎下坎上

時雖有大過而心之天德不可亡故繼之以習坎

此卦本名習坎後人誤遺上一字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有孚言重險之中而有可信者存可信者心而已維心之亨出入于險而无不通以此行之爲可尚矣

險莫險于人心故彖辭舉心亨之說而六爻皆言人心之險

傳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者物情之所畏也而君子有所以行險者其習坎之說乎兩間无之而非險人心无之而非險習坎重險也夫謂之險則事之不可信者也而況重險乎以君子觀之水之流无常形者也而不盈其潤下之性然也无常形者行險也其潤下之性然不失其信也使行險而失其信君子何取于水哉

經曰習坎有孚言雖至險而有可信者存也雖至險而有可信者存則天下之險不足行矣信者天之剛德而人心之所以亨者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剛中而信立于內心亨而險平于外矣如是則不困于險而險且爲我用行有尚往有功也天以信立而險不可升地以信立而山川丘陵之錯峙王公以信立而設險以守國天下莫能犯也皆用險者也所謂維心亨而行有尚是矣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險也用信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甘處重險之下而自入于坎窞背明即暗不復知有陽德之用豈不凶乎

傳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謂本心之德剛是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有險者陷溺已深幾失其陽德然反而求之則本心之良未嘗泯也人之甘于自棄者何爲乎

傳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中謂本心言雖旦晝之梏亡而夜氣猶有存者故曰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不能改其陷溺之性來往于坎則安于險可知矣枕者安也其入于坎窞與初六无以異也而何可用之有險以在下者爲深故內三爻其辭有甚焉

傳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既言來之坎坎則亦有不險之時矣終无功者所謂梏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已出重險之外而將免于險故爲樽酒簋貳納約自牖之象夫酒食亦陷人之物樽酒簋貳陷之微者也牖所以通陽收納約束于此則道心之復不遠而終可以无咎矣

傳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相近而不相遠也剛柔際者言四雖未能有陽德而心已知之與之相近而不相遠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剛中象辭之所謂心亨者也君子不畏天下之有險而貴我之行險也有道坎不盈祇既平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險无常而其不盈也有常則險而平矣故无咎

傳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者言其亨于心而未能達于外此坎之所以爲坎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纆縛于習染而不覺沈溺于幽暗而不知故

為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既至于此則反而求其艮心尚安在哉艮心之不得則凶亦隨之故曰三歲不得凶

傳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亦失其本心之德者然凶止于三歲陷而在上不若陷而愈下者之深也

☲☲ 離下離上

坎以信化險者也能以信化險則天下之物皆來附矣故繼之以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者依附之義不可以不得其正得其正然後亨也牝牛待人以為用依附之得其正者離能以牝牛見畜則吉矣

傳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麗也言物之相附也凡有形者必有所麗有所麗而後成其用日月之麗乎天所以成其明也

百穀草木之麗乎土所以成其生也明謂在上位者也天子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卿大夫所謂重明也正則居上而治人之道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行險而不失其信物之所以來附也重明以麗乎正險之所以愈平也坎之與離其相爲用而不可以偏廢者與中正天德也麗之爲言未必皆得其中正即未必皆亨也柔麗乎中正離之于天德庶幾矣而有不亨者乎牛之牝而麗乎人猶

人之麗乎正也是以畜牝牛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將附于物而未安爲履錯然之象凶多吉少之時也君子明于理勢惟有修其在我以待數之自定則可以无咎矣

傳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不敬必有失足之虞故曰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者中央之色謂中道也依附于此則得天下之

正而无往不獲其福矣故元吉

傳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以失位之剛處垂盡之地日昃之離時已過而相附也鼓缶之歌其樂有限大耋之嗟其憂方長言欲附而不可得矣故凶

傳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言人當及時而自納于中正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離之爲卦以柔附剛者也柔既附剛則剛无所附矣本卦四剛爻皆當以此義求之而離之爲言又以附于內爲正者也附于外則有所不受矣九四舍其中正之德繫附于外而不知天之所絕數之所窮也其身受極禍不亦宜乎此爻蓋桀紂之君羿浞之臣當之

傳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未嘗不得依附之正然而太高則危出涕沱若戚嗟若履王公之尊而常懷虎尾春冰之懼未

有不吉者也

傳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王公言五所離乃王公之位以憂爲喜而得其正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德而位于上于本卦既不必言依附而反以无所依附爲用故爲王用出征以蕩滌羣陰之象此率天下而出于正者也而何咎之有

傳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以正邦者言如上九則正自我用而麗于正者不足言矣

離卦離取義于明者多究以麗義爲本觀彖辭以畜牝牛爲象而傳曰離麗也則知此卦尤重依附之義舊説多失之附會者以但知以明義求之也